

鐵勒爾著
劉衡如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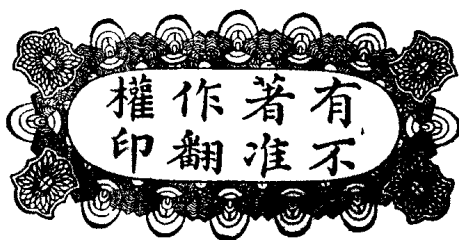
霍

布

士

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二十年十月印刷
民國二十年十月發行



總發行所
分發行所

北平天津張家口石家莊保定
濟南青島太原開封鄭州西安蘭州
成都重慶長沙常德衡州漢口南
江安慶蕪湖南京徐州杭州溫州
福州廈門廣州汕頭潮州梧州雲
遼寧吉林長春哈爾濱香港新加坡

著者 譯者 發行者 印刷者 印刷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上海靜安寺路一四八六號

中華書局

劉衡如

鐵勒爾

(外埠另加郵匯費)

◎ 霍布士 (全一冊)
定價銀三角

霍布士目錄

第一章	傳略	一
第二章	哲學的範圍及方法	二八
第三章	經驗心理學——人性	五三
第四章	國家底構成	七二
第五章	主權者底權柄	九六
第六章	教會與國家	一〇九
結論		一一七

霍布士

鐵勒爾 (A. E. Taylor) 原著 劉衡如 譯

第一章 傳略

湯麥霍布士 (Thomas Hobbes) 享有長壽的一生差不多和近代科學底發展及英國憲法底發達中最要的時期全部相當。他生在英國大破無敵艦隊那一年，直到對於英國還是立憲政治或是專治政治的問題作最後解決的那次大革命前九年才死。他經歷了司徒氏 (Stuart) 將英國改爲君主專制廢企圖，清教徒底革命和大內亂，長期國會及克倫威爾 (Cromwell) 底政治的宗教的試驗，放逐的王族底復辟以及近代自由主義和非正教徒底興起。而同時期科學所起的變遷尤其顯著。霍布士作童子進大學時，中世紀虛偽的亞里斯多德主義仍然正式地在課室中教授。在他死時以前，開普勒

(Kepler) 加李利俄 (Galileo) 和 笛卡兒 (Descartes) 已將機械科學放在穩固基礎上；哈維 (Harvey) 和 吉耳白特 (Gilbert) 已立了生理學和磁氣學底科學的研究底基礎；用實驗方法研究自然的皇家學會 (Royal Society) 已成立多時；解析幾何已爲笛卡兒所創造；微積分爲來本之 (Leibnitz) 和牛頓 (Newton) 所發見；就是最後解釋新機械的宇宙觀的牛頓底原理論 (Principia) 也不過在他死後八年出版。那麼一個哲學家，加上他又是一個善於觀察人事的，生在這種要緊關頭的時代，要冒一切企圖中最大膽的企圖，將知識底全體都立在機械的唯物主義底原理上面，並且也要成爲一個創造純粹自然主義的倫理學和社會學學說的人，這也是勢所必至的。

湯麥霍布士是韋斯特鮑爾 (Westport) 地方牧師底第二個兒子，那地方現包在麻耳麥斯堡萊 (Malmesbury) 城中。霍布士是未足月而生，生在一

丑八八年四月五日。據他自己的見解，他的早生和身體上的怯弱都由於他母親聽見西班牙無敵艦隊來侵擊時大受驚嚇所致。他的父親是伊利沙伯時代一個純樸子，無知的貴族；因為在教堂門口侮辱一個敵體的教士墜入煩惱，不得不退隱。但霍布士的教育，都有一個母舅照應着，他是麻耳麥斯堡萊有體面的手套商人兼市尹次官。霍布士在麻耳麥斯堡萊和韋斯特鮑爾受了預備教育，學會許多古典語言，十四歲時就能將歐銳庇底斯 Euripides（希臘文學家）底米底亞（Metes）譯成拉丁文。後來他就入鄂斯福（Oxford）大學麥克多倫學院，那地方正是當時清教主義的重要中心點。那時正值校規放弛時候，後來霍布士晚年對於英國大學加以猛烈的攻擊，說是他們常有敗德的地方，是不忠的養成所，是毫不知道數學物理學的地方，這一定是根於他學生時代的經驗來的。他告訴我們，他自己對於他教師所講解

的舊式經院學派的論理學和物理學所有的憎惡，和他逃去他們的演講到書肆中瀏覽游記和地圖並在想像中追隨伊利莎伯時代大海盜的行程時所覺得的快樂。

這個不甚有益的大學生活，五年之後，當霍布士在一六〇七（或八）年二月五日得文學士學位畢業時就終止了。以後他立時便和興起的克文禮希（Careless）家發生了一個終身而且有榮譽的關係。哈得威克男爵威廉克文禮希，後來成為文霞邇伯爵（Earl of Derenshire）急於要為他的長子找一個適當的伴友和教師，因麥克多倫學院院長的推薦便請霍布士擔任。就各方面看來，霍布士的事業寧是伴友而不是教師。少年的克文禮希是一個極浪費的人，因而屢屢幫助他借債便成為霍布士的一種任務。至於學問就任意疎忽，就是霍布士也幾乎將他的拉丁文忘却。幸而在一六一〇年

這兩位少年奉命到大陸去旅行，兩人共走過法德意大部分，開普勒發表他的有名定律的前二條雖然只在前一年，而加里利俄因為他近來發見木星的衛星正在名譽頂高的時代，但在那時候霍布士還沒有和新科學運動接觸。這次旅行的結果僅是使霍布士所疎忽的文藝研究復活，使他回國時懷着一種成爲精深學者的堅定志願。他實行這個志願很有效果，於是霍布士不但成爲一個最犀利最冠冕的英文作家，並且也會使用當時學術界所公用的拉丁文非常有力量而且流暢。這番事業底第一個果子就是一六二八到二九年所刊行的英譯修塞底地斯 (*Thucydides*)。他的目的如霍布士當時所說是以政治真正原理教育讀者，但後來他的專制政治學說完全發達時，他希望人相信他的眞目的是告訴英國人一個單獨的政治家比一羣人聰明得許多，因此警告英國人防禦民主政治的危險。

從崇拜霍布士的約翰奧布銳 (John Aubrey) 我們得以知道些他在這時期所交游的人物。在他朋友中最特出的是培根 (Bacon) 培根歡喜和他談話，並且用他將論文 (Essays) 中名著幾篇譯成拉丁文其中以國家底真偉大 (The True greatness of Kingdoms and estates) 篇最著。這種關係發生在一六二一到一六二六年，那時培根正在政治上失勢以後，退居高而罕堡萊 (Gorhambury) 專心科學研究。但培根勢力在霍布士自己成熟的思想上毫無留有影響。他在他的著作中沒有提及培根；在他自己所見的科學方法中沒有培根的歸納法底位置。培根熱心於實驗，實驗是思想系統中整理的分子，否則不免混亂，這却完全外於霍布士哲學底純粹演繹的和系統的精神。其餘的朋友是領袖倫敦文壇的柏哲孫 (Ben Jonson) 查爾堡男爵愛德華黑爾巴脫 (Edward Herbert) 他是英國神論者 Deist 的第一人。

他是後來洛克 (Locke) 對於固有觀念的攻擊所注目的一個；還有現在人所忘却的蘇格蘭詩人愛登勳爵 (Sir Robert Ayton)。

霍布士的舊學生做了二年德文霞爾伯爵，在一六二八年死了，丟下很爲難的家庭，於是他家內必要的節儉，使得霍布士和克文禮希家的關係暫時終止。自一六二九年到一六三一年他就做那丁霞爾紳士吉爾維斯克利登 (Gerase Clifton) 兒子底師傅。他陪着這新學生作歐陸旅行，經過法蘭西直到威匿思。大概就在這時候發生一件意外的事，對於霍布士以後思想底全部有一種永久的而非全然有益的影響。在四十歲時候，他第一次和歐几里德 (Euclid 希臘人，幾何始祖) 的著作相識，立時就和幾何學相愛；他說他寧是多被這科學所用的證明底嚴整形式所吸引而不是受這科學底實質所感動。（我們須知在那時候英國才起頭嚴重地研究幾何學。霍布士

說他未畢大學業時，人都以幾何爲一種魔術，直到一六一九年因爲色維爾勳爵（Sir Henry Savile）的遺囑，才在鄂斯福大學設第一個幾何學兼天文學講座。）

在一六三一年，霍布士自巴黎應他的舊學生底寡妻底請，掌理他長子底教育，這就是第三代德文霞爾伯，那時才是十二歲童子。一六三四年人以爲這童子能游歷大陸了，於是霍布士便陪着他作一個經過法蘭西和意大利的旅行，直到一六三七年方才回來。這第三次國外旅行恰是霍布士智識生活中底轉關。沿途他只是爲一種觀念所纏繞，就是運動（Motion）在自然中無所不在，而自然物體的一切現象差異僅是體（Body）內各部運動底不同底結果。這沉浸於運動觀念底起始，他由一件不知日期的細事上細繹出來的。有一次他和些學者在一起，其中偶然說及感覺，便引起人問「究竟

什麼是感覺呢？」對於這偶然的疑問常加凝想，霍布士便得着一種結論：以爲若一切物體都是靜止或有同樣的運動，就必不能有分別彼此的方法；因此便沒有感覺。所以不單如加李利俄所宣布的，物質界全部都由純一的分子底運動所致，就是所謂心理作用的內界也應當是如此，他們定都只是在我們現今所稱爲神經系中的種種不同的運動。有了這個結論，霍布士底哲學家路徑就規定了。他的事業是表明宇宙間一切事實，尤其是感情意志等內部生活，都是運動底根本定律底結果。因此在他的物體論（*De Corpore*）底序中，他列舉哥白居克斯（*Copernicus*）開普勒，加李利俄和哈維爲真正物質科學的創立者；並且添上一句話說，真正民政學說却以他民事論（*De Cive*）爲始。

據圖尼（*Ferdinand Tönnies*）所發見的證據，上述的事大約發生在一

六三七年以前，但無論如何，霍布士第三次居住歐陸，畢竟是他一生大關鍵。在這時候他第一次被承認爲以科學底系統的改造爲目的的歐陸思想家會員。意大利他和偉大的加利俄相遇，那時加利俄還沒有瞎，但被檢捕廳禁在小房子中，而因不誠的悔過，名譽不免少退。但更重要的差不多是他在一六三七年回巴黎所造成的關係，霍布士在那兒成爲追隨馬茵麻耳森（Merin Mersenne）的一人。馬茵做了一番在沒有科學雜誌的時代所不可缺的事業，使各地學者親身或用書信相接近，因此促進學術的交換。霍布士說馬茵的小房對於他比一切大學都有利。就在這一年麻耳森通信的友人，他的老同學，那時住在荷蘭的笛卡兒也發表他的第一次著作，這也是我們知道的。

在一六三七年終以前，霍布士和他的學生回到英國，那時英國事漸變

爲非常困難。此後兩年中漢普登 (Hampton) 因不繳造船稅受審；愛丁堡 因爲反對強迫施行英國聖公會 制度於蘇格蘭 而背叛，蘇格蘭 人和國會黨訂立同盟，以及蘇格蘭 人侵襲英人，因爲他和德文霞邇 的關係，霍布士 便常在溫和派 王黨的領袖佛克蘭 (Falkland) 和海特 (Hyde) 等底社會中，結果便是在一千六百四十年短期國會將集會的時候，將他的較大的哲學計畫拋開，來做一本小書，扶持他的根本政治見解，以爲人性反社會趨勢非常堅強而深固，除了不受一切轄制的絕對威權以外，不能制止。假使取消一切倚賴國會的地方，英王 能成這樣的威權。這書名爲法律要旨 (Elements of Law)，涵有霍布士 的心理學最清楚最詳細的解說，却沒有印行，只以抄本散佈。十年以後，印成不完全的論文二種，名論人性 (Of Human Nature) 和論政治團體 (De Corpore Politico)。直到一千八百八十九年圖尼才 將這書依

原有形式用原有題目印行。當長期國會集會時立即彈劾斯加福爾(Scarf-ford)以表明他的怒氣。霍布士生來的怯懦性情在心內佔優勝，以爲第二個要受攻擊的就是法律原素的著者，便立時逃到巴黎，十一年之後才回來。後來他就以爲這次過度的驚嚇，使他可特別要求王家的恩惠。

他逃到巴黎正當大好的時機，麻耳森正應允笛卡兒的請求，忙着替那時將要付印的有名的默想(Meditations)求各學者底批評。這種批評有一篇就是從霍布士得來的，現今叫做第三駁議。但這篇文章却不能滿足他的目的，笛卡兒要對於他思想大體表同情的人底批評以作幫助，而所得於霍布士的却是一個根本不同的思想家對於他的地位的攻擊。所以他對於這種駁議很爲簡慢，甚至不承認其中有一句真確推理的話。他對於霍布士在他和方法論一起發表的折光論(Dioptrique)的按語也沒有什麼好感想。

但霍布士却能和麻耳森從者中另一人結終身之交，這就是重興伊壁鳩魯主義（Epicureanism）的皮爾嘉森（Pierre Gassend）。

一千六百四十一年中，霍布士將他的心理學和政治學說演入拉丁文，第二年用民事論作題目發表，就是笛卡兒也大加欣賞。但書數很少，五年以後亞姆斯特當（Amsterdam）底愛爾約烏（Elzevirs）印刷所重印這書，改名民事哲學之原素（Elementa Philosophica de Cive）而在一六四六年霍布士已被命爲威爾士親王底數學教師，這親王就是後來的查理士第二（Charles II），那時才從哲爾檄（Jersey）來。這番聘約未必能延長過一千六百四十八年親王往荷蘭以後，大約在一六四七年霍布士得大病的時候已經終止，後來有疑霍布士不信正教的，他常引用這次病中在柯新斯（Cosins）後來的德爾罕主教）面前默認的事作辯護。

一千六百五十一年英文民事論出現，同年他更忙着做一部國家論，亦名宗教的和民政的國家底實質形式和權力 (Leviathan: or the Matter, Form, and Power of a common wealth Ecclesiastical and Civil)，就於年終在倫敦發表，普通學子所以能知道霍布士的，就憑着這部書。這書所全是重述絕對主義底哲學上普通論據，並對於承認政治主權者以外尚有獨立的宗教威權的有很長而很嚴厲的攻擊，當他剛從烏爾徹斯特 (Worcester) 逃到巴黎的時候，將一本特別精緻的寫本送呈，那時已是蘇格蘭的王查理士第二，但盜格魯王黨將君主政治底理由和英國教會 (England Church) 底理由看爲一事，自然不喜霍布士底一貫的宗教屬於政治論和反教士主義，當時便勉力阻止霍布士和王接近。爲了這件事又因爲他對於法國教士接受他的國家論中反教皇的學說底方法的關係，他又驚慌起來，在一六五一年